

說文籀篆淵源關係論析

江 舉 謙

籀文（大篆）和篆文（小篆）是早期漢文字一脈相承，經過全面整理的標準形構。靠了它，後人才能通古。而傳世隸楷行艸大致皆由籀篆解散簡化。也靠了它，後人才能貫今。漢文字的歷史邈漠難知。有文獻可徵也有數千年。構形的變易不能說不大。然它仍能通古貫今，統緒瞭然。該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蹟。而這奇蹟的關鍵，無疑是因為有籀篆作為貫通的橋樑。

籀篆在漢文字發展演變史上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兩者淵源關係，自然值得作深入論析。

按許慎說文解字叙云：

「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又云：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根據許君這兩段敘述，可得如下三點論斷：

第一：籀文淵源於古文，是周宣王太史籀所著。

第二：李斯趙高胡毋敬為統一秦文字，乃作篆文。

第三：篆文出於籀文，大致即取籀文為之，只有小部份係省改籀文而成。

其中第二點，歷來無異議。雖然李斯趙高是政治人物，篆文整理正定工作，實際有無參與，大有可疑。但對文字本身，無關宏旨。可以不論。至於第一點，王國維已有相當透關的論述。只有第三點，所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其實際情形，迄未有過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關於籀文淵源與作者時代。王國維有史籀篇疏證序云：

「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蒼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畧稱。史篇為字書之祖，故蒼頡以下亦蒙其名。唐元度謂此篇廢於晉世。而自許君以後，馬鄭諸儒即不復徵引，蓋自三蒼盛行，此書之微久矣。今就諸文所存遺書疏通證明之，而論其最要於篇首，覽者詳之。」

一、史籀為人名之疑問也。自班志許序以史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而班許從之。二千年來無異論。余顧竊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書也。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遺之日讀誅。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取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册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士喪禮主人之史讀贈。公史讀遺。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嘗麥解作筮許諾，乃北向繇書於兩楹之間。繇即籀字。春秋左氏傳之卜繇，說文解字引作卜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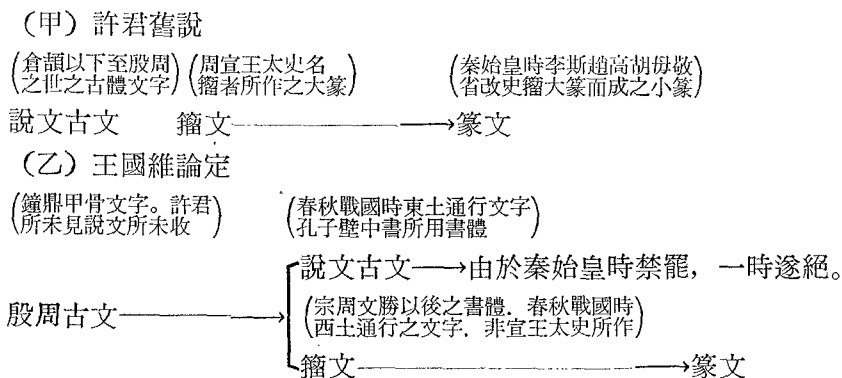
知左氏古文繇本作籀。逸周書之繇書亦當即籀書矣。籀書爲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太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太史籀書猶言太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匱之書，猶用此語。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爲著此書之人，其官爲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蒼頡，其時去漢甚近，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爲古帝之所作。以蒼頡篇爲蒼頡所作，毋惑乎以史籀篇爲史籀所作矣。不知太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而猥云有太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

二、史籀篇時代之疑問也。史籀之爲人名可疑，則其時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於說文者纔二百二十餘。然班固謂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乃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似。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籀獨行於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爲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遽定爲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

根據王氏論述，籀文乃秦國通用文字。史籀一書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整理編輯用以教學童之識字課本。其源實上承石鼓，即殷周古文一脈之正統。惟說文所收古文，說文明言爲壁中書，而其淵源許君顯誤與殷周古文混。故王氏又有說文所謂古文說爲之辨析：

「許叔重說文解字叙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蒼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即余前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叙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爲某鐘某爲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爲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古文爲殷周古文，乃許書一時之疎失也。其二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皆以古文，此亦似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爲孔子及丘明手書，即其文字亦當爲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爲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既以

壁中書爲孔子所書，又以爲即用殷周古文，蓋兩失之」。總上所述，籀文淵源與作者時代。可表示如下：



王氏的論定，由於材料可徵，大致可以信從。而篆文之直接自籀文出，古今無異辭。只是兩者關係到達何種程度，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答。許君所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也只是泛言其大略。實際內容仍不是段玉裁注所謂：

「省者減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

一語所能概括的。

王國維前云：「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又其說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一文云：

「篆文者乃秦并天下後所制定之文字。秦之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師古。其易籀爲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

以「省」「存」「改」「廢」考察說文籀篆關係，雖較深入，實際仍未能周密。由於籀篆爲漢文字古今演變關鍵，兩者遞嬗關係大有助於古今演變因果的了解。本文重心即就說文所出二百餘異於篆文之籀文，作全面的論析。

籀篆關係之內容，就篆文立場言，大致可析爲省減、更改、增繁、別製四大類。分述如下：

第一類 省減籀文例

第一種 省減義旁

禋 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衆示堊聲。

𦉳 籀文从宀。

徐鍇云：「亦宗廟之祭。宀屋也」。

按火部煙籀文作𦉳，同此例。或以籀文爲从室（古文煙）聲，則𦉳費解。仍當從徐說篆文省宀爲是。

登 上車也。从𠂔豆，象登車形。

𠂔 籀文登从収。

段玉裁云：「按籀文省彘之肉。小篆併肉収省之」。

敗 毀也。从支貝

𠂔 籀文敗从𠂔

按篆文省𩺰爲之。𩺰與𩺱異。許云从𩺱，似未安。

鱣 鯉也。从魚𩺱聲

鱣 籀文鱣

按篆文省虫爲之。苗夔謂籀文「以其魚而蛇形，故从魚虫二母」，視段玉裁以籀文「鱣爲聲」爲長。

癩 鳥也。从佳从人，瘡省聲

癩 籀文癩从鳥。

按篆文說解可疑。大徐本作「从佳瘡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尤不可解，然篆文省籀文鳥旁爲之，則無可疑。

秦 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春省。一曰秦禾名。

秦 籀文秦从秝

按籀文所从之秝非訓「稀疎適秝」之秝，乃二禾之意。因易與秝混，故篆文省去其一爲之。至腊之省爲昔則疑誤。

以上爲先篆後籀之歸字，即籀文以重文身份出，而篆文顯從之省減例。若先籀後篆，其省減關係尤爲明顯。例如：

數 覺悟也。从教一，一尙矇也。臼聲。

學 篆文數省。

段玉裁云：「詳古之製字作數，从教主於覺人。秦以來去文作學，主於自覺」。

灑 搏魚也。从灑水。

漁 篆文灑从魚。

段玉裁云：「灑其籀文乎！至小篆則省爲漁矣」。按段說是。籀文喜繁複。以下「流」「涉」「原」之省皆同此例。

𣶒 水行也。从林𣶒。𣶒突忽也。

流 篆文从水。

𣶒 徒行瀆水也。从林步。

涉 篆文从水。

按次下云：「慕欲口液也。从欠水。𣶒籀文次」。以此例之，則𣶒𣶒皆籀文，篆文從之省減也。

𣶒 水本也。从𣶒出𣶒下

原 篆文从泉

桂馥云：「篆文从泉，則從𣶒者本籀文」。

𣶒 里中道也。从𣶒共，言在邑中所共

𣶒 篆文从邑省。

段玉裁云：「𣶒爲小篆，則知𣶒爲古文籀文也」。按如𣶒𣶒之例，知𣶒爲籀文明矣。

𣶒 塞上亭守燧火者也。从𣶒从火，遂聲。

𣶒 篆文𣶒省

段玉裁云：「此爲小篆，則知上爲籀文矣」。隘之省作同此。

此外艸部「芥」前云：「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𣶒」。段玉裁注云：

「在左之字五十三皆小篆从艸，大篆从艸。如芥作𦉳，葱作薤。餘同。省約其辭，總識於此。」

即「芥」「葱」「藿」「藟」等五十三文皆省「𦉳」「薤」「藟」「藟」之艸爲之。

第二種 省減聲旁

祺 吉也。从示其聲

禡 籀文从基

段玉裁云：「基聲也。古其基通用」。按基即从其聲。故篆文省基作其以爲聲
迨 往也。从辵且聲。

遺 籀文从盧

按籀文从盧聲。盧又从而且聲。故篆文即省盧作且以爲聲。

速 疾也。从辵束聲

遯 籀文从軟

按籀文从軟聲。軟又从而束聲。故篆文徑省軟作束以爲聲。同部如「述」「逋」之籀文爲「遯」「遯」，其省減之理同此。

表 衣帶以上。从衣矛聲。

袞 籀文表从楸。

按籀文从楸聲。楸又从而矛聲。故篆文徑省楸作矛爲聲。

罟 兔網也。从网且聲。

罟 籀文从盧。

按籀文从盧聲。盧又从而且聲。故篆文徑省盧作且爲聲。

惛 忿也。从心月聲

惛 籀文。

按籀文从剗聲，剗又从而月聲。故篆文徑省剗作月爲聲。

魴 赤尾魚也。从魚方聲。

魴 籀文魴从旁

按籀文从旁聲，旁又从而方聲。故篆文徑省旁作方爲聲。

紵 衣系也。从糸今聲。

紵 籀文从金。

按籀文从金聲，金又从而今聲。故篆文徑省金作今爲聲。

酸 酢也。从酉夬聲。關東謂酢曰酸。

酸 籀文酸从夬。

按籀文从夬聲。夬又从而夬聲。故篆文徑省夬作夬爲聲。

廡 堂周屋也。从广無聲。

廡 籀文从舞。

按籀文从舞聲。舞又从而無聲。故篆文徑省舞作無爲聲。

又古象形字，籀文或加音符。篆文則省減以復其初。例如：

兒 頌儀也。从儿臼象面形。

貌 籀文兒从豸。

按籀文从豹省聲。而兒乃加體象形，故篆文省減聲旁以復其初。

厂 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

廾 籀文从干

按籀文从干聲。而厂乃象形。契金文多見。故篆文省減聲旁以復其初。

鼓 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从壺从𠂔又。𠂔象垂飾，又象其手擊之也。

鼗 籀文鼓从古。

按籀文从古聲，而鼓本象擊鼓形，義已可見。故篆文省減聲旁以復之。

此外聲符嫌繁，篆文省減部份。說文所謂省聲是也。例如：

訇 駭言聲。从言，勻省聲。

訇 籀文不省。

按籀文訇繁複不便書，故篆文省聲作。朱駿聲云：「字亦作訇 左形右聲」。即爲便書而改也。

讐 「失气言。一曰言不止也。从言，讐省聲。

讐 籀文讐不省。

按籀文讐旁繁複，極不便書。故李斯等省其讐而作。以下諸例多同此。讐之省爲讐，其最顯明者也。

融 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

融 籀文融不省。

闞 「今闞，似鳩鵲而黃。从隹，𠂔省聲。

闞 籀文不省。

秋 禾穀孰也。从禾，𠂔省聲。

秋 籀文不省。

歎 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从欠，鷦省聲。

歎 籀文歎不省。

麋 麋也。从鹿，困省聲。

麋 籀文不省。

此外如：

𩇛 以火乾肉也。从火，𩇛聲。

𩇛 籀文不省。

因說文無𩇛字。疑𩇛當爲𩇛省聲。故𩇛下云「籀文不省」。徐鉉以下多有辨說，可從。𩇛之易爲兪則聲形並省。

第三種 省減部份形構

齋 戒絮也。从示，齊省聲。

齋 籀文齋从齋省。

崇 神禍也。从示出。

崇 籀文崇从崇省。

禱 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

禱 籀文禱。

王國維云：「案此（籀文𧄸𧄸𧄸）三字，齊示出皆聲。則疑从禱意。古當有禱字。而禱从示从寡，是又當有寡字。禱古文字中未之見。寡則頊肆簋、番生敦、考古圖所載秦盥觶鐘之寡與篆文彙字，均爲近之。其字上首下止，實象人形。古之史篇與後世之說文事屢經傳寫，遂譌爲寡矣。禱字象人神之形。疑即古禱字。後世復加粵以爲聲。又案殷虛卜辭祝作𧄸作𧄸。大祝禽鼎作𧄸，皆象人跪而事神之形，古禱祝二字同誼同聲，疑本一字。樂記及史記周本紀封黃帝之後於祝，呂氏春秋慎大覽祝作鑄，鄭注樂記亦云祝或爲鑄，禱與鑄皆壽聲。祝之爲𧄸，猶祝之爲禱矣。然則許君於𧄸𧄸二字下皆云从𧄸省，形雖失之，而誼則古矣」——史籀篇疏證

按王說極精。籀文承殷周古文系統，「禱」之原始本複合象形字。後乃加粵爲聲符。「齋」「崇」則就原始「禱」字加「齊」「出」爲聲作。傳寫譌變，始皇之時已不能跡其本始。李斯等統一文字，以寡義莫明，遂省之而爲小篆矣。

炙 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𧄸 籀文

王筠云「炙之籀文𧄸，棗聲不合，或會意邪！」又云：「案棗木垂華實也。蓋以肉貫弗似之」。按籀文炙之偏旁棗，本始難知。故李斯等據籀文作小篆，徑省之也。

𧄸 鼈眚也。从它象形。

𧄸 籀文𧄸

段玉裁云：「古文祇象其頭腹。籀文又象其長足善跳」。

按段氏以𧄸爲古文，非也。𧄸乃小篆。李斯等以籀文从収，収乃人之左右手，坳於𧄸爲不類，故徑省之。段氏以爲象長足善跳。無當。

兵 械也。从収持斤，並力之貌

𧄸 籀文兵

王筠云：「兵之籀文𧄸從一無意也。特以一界畫於斤與収之間取飾觀耳」。

按王說可信。故小篆徑省之也。

童 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

童 籀文童。中與竊中同从廿。廿以爲古文疾字。

徐灝云：「疾與罪異義。童不當从古文疾。此因周官司厲之文而傳會爲說耳。古籀多奇異，闕疑可也」。

按王國維據金文毛公鼎𧄸字偏旁正與籀文同。唯也代久遠，無以迹其朔誼耳。故小篆徑省之也。

屋 「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止也。屋室皆从至

𧄸 籀文屋从厂

按厂下曰「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則義與尸同。故小篆嫌其複，徑省之也。

侖 思也。从今册。

侖 籀文侖

按册之古文加竹作箒，疑殷周相傳，本有此體。故籀文不嫌其繁，小篆則以不便書，李斯等人省從簡體也。

鸞 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从鳥，聿聲。

𩇛 籀文𩇛。

按雷之古體極多，皆象其聲迴盪之形。後嫌其義不顯，故又加雨以明之。然用爲聲符者仍不煩雨旁。而籀文喜繁複。小篆則省爲𩇛作。𩇛字之省亦同此意。

臧 善也。从臣，戕聲。

臧 籀文

王國維云：「案籀文从戕从𡇗。𡇗乃望之譌。壬部望古文望。殷虛卜辭作𡇗，象人企立之形。蓋望之本字。朔望之望以之爲聲。篆文望字則更後起之字矣。𡇗本从壬，傳寫譌爲从土。段注據宋本及集韻類篇，改𡇗爲𡇗，亦非」。按王說甚是。唯「善也」之訓，似與望亦難有關聯。許說恐非其朔。而从臣从土則不可說。故李斯等作小篆徑省減土爲之。𩇛之省爲𩇛，或亦同例。

車 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𨍇 籀文車

段玉裁云：「从戈者車所建之兵著先於戈也。从重車者象兵車聯綴」。

王國維云：「案殷人卜辭車或作𨍇，金文或作𨍇。𨍇或𨍇象輶輶之形。籀文變爲二戈，乃轉寫之譌」

按王說極是。段氏則望文皮傳耳。石鼓已作車。故李斯等徑省之也。而輶之從𨍇省作，其理亦同。

地外如籀文「𨍇」「𨍇」「𨍇」之篆文作「𨍇」「𨍇」「𨍇」，皆李斯等精意省減其部份形構，以適應實際，俾便利文字統一之用也。若：

匚 受物之器，象形

𠔁 籀文

其爲省便，更可知也。而同字複作，正西周文勝之影響，如：

𡇗 菌𡇗地蕈。叢生田中。从艸，六聲。

𡇗 籀文𡇗从三𡇗

段玉裁以爲籀文象叢生之狀，不知𡇗乃形聲而非象形。三𡇗爲𡇗，又何從取象。總係籀文喜複，李斯等取其簡便，故小篆省爲一𡇗耳。即知：

乃 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也。

𠄎 籀文乃

𠄎 艸木實垂𠄎𠄎然。象形。

𠄎 籀文从三𠄎作。

皆省三爲一，其理蓋同。凡偏旁所从，亦隨之省減。

𡇗 (粟) 嘉穀實也。从𠄎从米。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𡇗 籀文𡇗。

此與後世之用「集」「星」，並取其簡便。故小篆省減之也。

第二類 更改籀文例

第一種 更改義旁

嘯 吹聲也，从口，肅聲

歎 籀文嘯从欠。

按「欠」訓「張口气悟」。則與口字義固同通，故从欠之「歎」「歎」，俗體或體即改从口作「嘯」「呶」，「歐」之今隸直作「嘔」。而从口之「嘍」，或體亦作歎也。然口形易識，故小篆遂改欠爲口。

蹇 是也。从是，韋聲。春秋傳曰犯五不蹇

偉 籀文蹇从心

王筠云：「元應亦宗此說。班固幽通賦偉世業之所同，顏注偉與蹇同。玉篇廣韻皆以偉別爲一字訓爲怨恨，蓋誤」。按「蹇」訓「是也」，則从「是」爲義旁自較从「心」爲顯，故李斯等作小篆遂改从「是」作。

𡗗 老也。从又災。

宰 籀文从寸

按古从又从寸無別，惟又較寸簡一筆耳，故小篆取之。

壞 敗也。从土，襄聲。

敷 籀文壞从支。

按从「支」取用以敗之之具，从「土」取可敗之物，義可通。敗則兼取二者也。「毀」「壓」皆取土，故小篆改之。

𧈧 蝗子也。从虫，氏聲。周禮有𧈧醢。讀苦祁。

蝨 籀文𧈧从虫。

按虫訓蟲之總名，義與虫可通。小篆取其簡便。

鞀 鞀遼也。从革，召聲。

磬 籀文从鞀召。

按鞀乃小鼓，故或體有从鼓作。籀文从鞀即磬。可發聲之物。鼓固以皮革爲之。小篆改从革，義較鞀爲顯。

栝 𧈧也。从木，否聲。

匱 籀文栝

槃 承槃也。从木，般聲。

盤 籀文从皿。

按从木與从皿从皿義並可通。木形簡易而習見，故小篆並改作。唯皿較木義顯，今隸乃從籀文出。

糟 酒滓也。从米，曹聲。

醴 籀文从酉

按酉即酒字，以米釀之。「米」「酉」義可通。故小篆改從簡以米旁爲之。

則 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

劓 籀文則从鼎。

段玉裁云：「鼎部曰籀文以鼎爲貝。故員作鼎，嬭作劓，實作劓，則作劓」。

鬻 大鬻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苦甗曰鬻。从鬲，𧈧聲。

鬻 籀文鬻。

甗 甗也。从瓦，曾聲。

𩇛 籀文甌从𩇛。

按𩇛象鬲上炊氣升騰形，與鬲實一字。說文亦云古文同字。屬瓦器。故小篆改从鬲或瓦作。

𩇛 籀文𩇛

昌 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

昌 籀文

按「曰」訓「詞也」，即口之用。然「岫」「昌」之義重在屬詞。故籀文从口，小篆皆改从曰。

岫 山有穴也。从山，由聲。

宥 籀文从穴。

段玉裁云：「有穴之山謂之岫非山穴謂之岫也」。因義重在山，非重在穴，故小篆改从山作。

璽 王者之印也，以主土。从土，爾聲。

璽 籀文从玉

按王者之印刻玉爲之。其用則从主土。籀文取其質故从玉篆文重其用，故改从土。

雞 知時畜也。从隹，奚聲。

鷄 籀文从鳥。

按古金文「隹」「鳥」實一字而繁簡不同。說文以短尾長尾說之，乃強分也。故籀文「鷄」「鷄」「鷄」，篆文並改从佳作「雛」「雛」「雇」「雛」也。

顏 眉之間也。从頁，彥聲。

顏 籀文。

按頁首同義。故籀文「頰」「頰」，篆文並改从頁作「頰」「頰」。

垣 牆也。从土，亘聲。

垣 籀文垣从亘。

按臺訓城垣，即墉之古文。李斯等嫌其繁重改从土或阜。故籀文之「隳」「隳」「隳」，篆文改爲「堵」「城」「陴」。

此外據歸字先籀後篆例，知「善」「射」「翼」「豪」「全」之「言」「寸」「羽」「豕」「玉」，實際皆由「詔」「矢」「飛」「彘」「工」改从也。至於「肫」由「黠」改，「肉」「黑」之關聯則不能詳矣。

第二種 更改聲旁

形聲字聲旁之決定，多取當時語音爲準。勢易時移，語音嬗變。爲適應需要，更取切合實際之聲旁爲之。李斯等面臨空前大帝國，爲統一文字，亦必有此更改。至於聲旁繁簡之便，會意與形聲之轉移，亦附及之。如：

迹 步處也。从辵，亦聲。

速 籀文迹从束。

按籀文从辵，束聲。段玉裁云：「迹本作速，束聲。故音在十六部。小篆改爲亦聲則當入五部，而非本部之形聲矣」。

姻 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因，因亦聲。

媼 籀文姻从册。

按籀文从女，𠄎聲。如許說則籀文純形聲，小篆則兼會意矣。

頂 顛也。从頁，丁聲。

顛 籀文从鼎

按籀文从頁，鼎聲。聲旁嫌繁，故小篆改爲丁聲。

糲 以米和羹也。从米，甚聲。

糲 籀文糲从𠄎。

按籀文从米，𠄎聲。甚爲聲旁較𠄎爲簡易。

宇 屋邊也。从宀，于聲。易曰上棟下宇。

寓 籀文字从禹。

按籀文从宀，禹聲。禹字嫌繁，故改从于聲。

頌 貌也。从頁，公聲。

頌 籀文。

按籀文从頁，容聲。說文容下出古文从公聲。又松下或體从容聲。知古公容聲同也。故小篆改從簡作。

枱 未耑也。从木，台聲。

𣎵 籀文从𣎵。

按籀文从木，𣎵聲。𣎵乃籀文𣎵。小篆改从台聲作。

飴 米𦉳煎者也。从食，台聲。

龔 籀文飴从異省。

段玉裁云：「異省聲」。按籀文从異省聲，不顯。故小篆改从台聲。此與籀文𣎵之小篆作𣎵改从曾聲同。

此外籀文「𦉳」「𦉳」「𦉳」「痕」「𦉳」「𦉳」等所从之聲旁，或筆畫繁複，或怪異罕見，或語音轉變，小篆分別改爲「陸」「𦉳」「𦉳」「𦉳」「𦉳」「𦉳」。至於形聲與會意之變換者，仍有：

遲 徐行也。从辵，犀聲。詩曰行道遲遲。

遲 籀文遲从犀。

段玉裁謂籀文：「兼會意形聲也。五經文字曰今从籀文，謂唐人經典用遲不用遲也」。按今隸多用篆文。

虹 婦竦也。狀似虫。从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始見。

𦉳 籀文虹从申。申電也。

段玉裁云：「電者陰陽激耀也。虹似之，取以會意」。

艱 土難治也。从堇，艮聲。

𦉳 籀文艱从喜。

段玉裁云：「必有善悅之心，而後不畏其艱，而後無不治也。故从喜」。按段說似迂曲。然亦莫迹其本。

奢 張也。从大，者聲。

𦉳 籀文

段玉裁云：「按籀會意，篆形聲」。

裁 天火曰裁。从火，戔聲。

災 籀文从𤇑。

段玉裁謂籀文「亦會意，亦形聲」。按籀文會意兼聲。

辨 不受也。从受辛。受辛宜辨之也。

辯 籀文辨

段玉裁謂籀文「和悅以卻之，故从台」。按如枱辯例，籀文當爲从辛，台聲。

辭 說也。从囟辛。囟辛猶理罪也。

詞 籀文辭从司。

按籀文从囟，司聲。此外：

地 亢气初分，輕清易爲天，重濁會爲地。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

墜 籀文地从阜土，彖聲。

段玉裁謂籀文：「从阜言其高者也。从土言其平者也」。按籀文爲會意兼聲。篆文改爲形聲。

第三種 更改怪奇

籀文承殷周古文之緒，復受西周文勝影響，益以傳寫譌誤，間有至不可說者。李斯等作小篆，遂逐一更改。後世隸楷罕有其跡矣。例如：

噍 咽也。从口，益聲。

菘 籀文噍。上象口，下象頸脉理也。

段玉裁云：「此象形字與亢略同」。

駮 亂也。从爻工交卩。

𣪠 籀文駮

諄 亂也。从言，孛聲。

𣪡 籀文諄从二或。

段玉裁云：「兩國相違，舉戈相向。亂之意也」。

商 從外知內也。从囟，章省聲。

𣪢 籀文商

乾 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執聲。

𣪣 籀文乾。

婚 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昏，昏亦聲。

𣪤 籀文婚如此。

段玉裁謂籀文：「其會意形聲，不可強說」。

子 十一月陽气动萬物滋。象形。

𣪥 籀文子凶有髮臂脛，在几上也。

此外篆文之「西」「震」「龜」「兗」「敢」「觴」「疾」「申」「馬」「殺」「皮」「帑」「駟」「鬪」「彪」，其籀文之構形皆怪奇至不可以六書說。故李斯等悉爲更改。惟「癸」「雩」兩籀可疑。「癸」爲形聲字，而其篆文作𣪦。許君謂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無論形構無以見水從四方流入在中。即以文字進化言亦無先諧聲後象形之理。尤可異者，此形竟與契金文合。疑癸實篆文之誤也。「雩」从兩方聲亦形聲字。其小篆爲指事兼聲。構形之理古於雩。義之所出亦有別。旁取自上而下旁薄四塞之意。雩从雨，當以詩雨雪其雩爲本義。王

國維云：「按魚部魴下重文鯨，大徐本云或从旁，小徐本云籀文魴从旁。如小徐本是，則籀文固有旁字。而以魴爲旁者，假借字也，雱之本義爲雨盛，詩曰雨雪其雱。」

第四種 更改部份形構

差 賚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丞。

差 籀文从二。

段玉裁云：「从二者歧出乖異之意」。

盧 飯器也。从皿，虜聲。

盧 籀文盧。

按此籀文構形不可知。王筠以爲必譌。朱駿聲以爲从鹵省聲。蓋皆想當然耳。

豎 堅立也。从収，豆聲。

豎 籀文豎从爻。

按說文無段字。疑籀文有譌，故小篆正之。

農 耕人也。从晨，凶聲。

農 籀文農从林。

贛 賜也。从貝，夔省聲。

贛 籀文贛。

夙 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厲。

夙 籀文。

邕 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从卝，邑。讀若離。

邕 籀文邕如此。

婁 空也。从母，从中女。婁空之意也。

婁 籀文婁从人中女，白聲。

臠 醢也。从肉酉，升聲。

臠 籀文。

按以上諸籀文，構形之一部份取義不明，或欠當者。李斯等即就某一部份更改之。至於「棄」之ㄩ改作宀，ㄩ宀雖同，理論上不應易簡爲繁。故今隸仍從籀文作。而篆文「折」似不應從籀文出。說文从折之字除紮从籀外，皆以古文折作。段玉裁疑篆文折爲唐後人所增，似可信。而「牆」「牆」之改爲「牆」，其理亦同。此外又有：

衄 血理分衺行體中者。从辰从血。

衄 籀文

覘 衺視也。从辰从見。

覘 籀文。

則僅左右位置之變更，基本上並無不同。

第三類 增繁籀文例

許慎叙小篆之淵源爲出於籀文之省減與更改。然間亦有反從之增繁者。雖爲數無多，然文字演化之理固不能不承認此一事實也。說文增繁籀文之例，又可分爲兩種。

第一種 簡省之字明言爲籀文從而知小篆爲增繁者

薇 菜也。似薺。从艸，微聲。

薇 籀文薇省。

王筠云：「省字當作从薇聲三字」。

徐灝云：「按微从叢聲，籀文薇不應反从薇省。且籀文繁重亦不應省於小篆。全書此類多誤」。

按徐說雖有理，然實際則未必然。或叢字秦時已罕見，李斯等遂更取習見之微爲聲旁。王國維云：「薇从艸叢聲。許言薇省者，承篆文言之也」。薇之增爲薇亦然。

薺 披田艸也。从蓐，好省聲。

薺 籀文薺省。

王國維云：「案省聲，籀文形聲皆省」。王說似未能迹籀篆之本。按辰爲耕器，从寸（古與又同）持耕器除艸，即披田艸之義。契文旁或加壠形，即女字所由變。則薺薺初本一字。籀文無寸，義仍可見。小篆从寸乃初形之保留。實皆非从好省聲也。古文農从林疑係艸之變。與蓐薺薺之取義亦同。

婦 女嫁也。从止婦省，目聲。

婦 籀文省。

按契金文帚即以爲婦字。故籀文取帚止會意。後世漸不能明其朔。故小篆加聲旁以足之。

爨 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甌，彳爲竈口。収推林內火。

爨 籀文爨省。

按籀文象兩手推薪木納火灶中之形，意義已足。李斯等恐後人或不明，乃加臼持甌以顯之。是篆文因籀而增繁非籀文沿小篆而省減也。後皆視此。

霖 地氣發天不應曰霖。从雨，叢聲。

霖 籀文霖省。

按籀从雨，矛聲。小篆則从叢聲。叢亦从矛爲聲也。

磬 石樂也。从石，声象懸虞之形。爿所以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磬 籀文省。

按契金文即作磬，合體象形字。李斯等乃加石作。段玉裁云：「非籀省篆，乃篆加籀也」。

段氏未多見殷周古文而所論多合，前人所謂精思可驚。

癘 罷病也。从疒，隆聲。

癘 籀文癘省。

稷 布之八十縷爲稷。从禾，叢聲。

稷 籀文稷省。

駟 馬小貌。从馬，垂聲。讀若篁。

駟 籀文从丞。

按垂即从丞聲。李斯等以丞罕用，乃取其繁者耳。

鼯 豹文鼠也。从鼠，冬聲。

鼯 籀文省。

按冬即从冬爲聲。因罕用，小篆乃取其繁者耳。

此外如「昏」「鱗」「晝」「臚」「妣」「饕」「樹」「寢」「意」等，其籀文皆較簡易。推其增

繁之由皆緣聲義偏旁之字漸不習見，或本有譌誤不可爲說也。惟「膚」之增爲「臚」，似無當。故今隸仍從籀作。而戴之增爲戴，段玉裁以爲乃聲旁之更易，按之篆形，似不然也。

第二種 增繁之字明言爲篆文從而推斷簡省之字或本爲籀文者

窠 悉也。知窠諦也。从采。

審 篆文窠从番。

按采下別有古文，則其爲篆籀明矣。審爲篆文，則窠爲籀文又明矣。段玉裁云：「不先篆文者，从部首也」。

又按采番實一字。番訓獸足，采訓辨別。獸足可以辨別，兩字義亦一貫。籀文从采，後世已難迹其本，故李斯等乃从番作。

尢 尫也。曲脛人也。从大象偏曲之形。

尫 篆文从尫。按此從段注本大
小徐皆以爲古文

按尫爲象形字，惟其爲形似不足顯。而部中十一字悉爲形聲字，並以尫爲義之所出。則其來也古矣。李斯等或以當時音已有變，故增聲旁以明之。

巽 具也。从卩，卩聲。

巽 篆文巽。

按巽下別出古文，則巽爲籀文明矣。朱駿聲以篆文爲从夂从卩，卩聲。疑李斯等以从卩訓具，義不顯，故增夂以明之。

又按此類字例無多，如盟下出古文盟篆文盟，則盟爲籀文明矣。唯囿之易爲圃，乃聲旁之更改，不關增繁也。

第四類 別製新字類

漢文字演進徑途，一般皆爲構形之簡便適用。篆文之承襲籀文亦然。許君所謂或頗省改者是也。唯實際內容則非省改可盡包羅。王國維云：「易籀爲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此即別製新字之例也。新字之製，大都爲易形字爲聲意字，或聲形之取適於用。分述於下

第一種 易形字爲聲意字例

囿 苑有垣也。从口，有聲。一曰所以養禽獸曰囿。

圃 籀文囿。

按契文與石鼓並同籀文，可知其淵源之古。篆文則爲形聲。取簡便適於用。

系 縣也。从糸，丿聲。

絲 籀文系从爪絲。

段玉裁謂籀文：「此會意也。覆手曰爪。絲縣於掌中而下垂是系之意也」。按丿下訓拙也，則諧聲亦兼意。

箕 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卩也。

其 籀文箕

匱 籀文箕

王國維云：「籀文既作其，復作匱者，籀篇有複字也」。

按箕之原始乃𠂔，象形。加丩或𠂔爲會意。篆又加竹，則因「其」已借爲語詞，匱又不便於用也。

地外依歸字例，篆文後出，可推知此形聲字爲別製者，如：

𠂔 水小流也。𠂔古文𠂔从田川。

吠 篆文𠂔从田，犬聲。六吠爲一晦。

按「𠂔」「吠」分別爲古文篆文，則𠂔爲籀文明矣。𠂔爲形字，象小水之流。古文爲會意，篆則爲形聲矣。

市 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从巾，象連帶之形

鞞 篆文市从韋从夂。

按市下雖不別出古文，然迹其形制之近於原始，仍可斷其爲殷周一系相傳之籀文也。篆則从韋夂聲，純爲形聲字矣。今隸又作鞞。許書俗體作鞞，並形聲。

𠂔 隴也。象形。

隴 篆文爲从佳昔。

按篆文从佳昔聲。今隸改从鳥昔聲。經典之𠂔皆借爲履屨字。疑李斯時已罕用其本義，故小篆別制也。下「𠂔」「𠂔」之理略同。

呂 脊骨也。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

𠂔 篆文呂从肉，旅聲。

內 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

蹂 篆文內从足，柔聲。

按「呂」「內」二字至秦始皇時，或因假借爲姓氏罕用本義，或因形不易見，鮮知本義。故李斯等並別製形聲字以易之。至於：

四 陰數也。象四分之形。

𠂔 籀文四。

則篆文反較籀文爲艱澀。此或因傳統以三爲數之成。三以上特假借他字爲之也。許君以四爲象四分，於形實不足徵。前人以「四」即「𠂔」之本字似可信。

封 爵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守其制度也。

𠂔 籀文封从丰土。

篆文亦較籀爲繁複。疑秦時已不識籀文構形之理，而爵諸侯之土之說則所共知，因順此義以之土與寸別作新字當之。不知封之古義爲植木爲界。其初文即丰。散氏盤作𠂔，下从収，即植之之義也。後改爲起土築界，故字又从土。契金文下畫作肥筆即土形先兆矣。召伯虎敦下畫徑从土作。籀文之从丰土正其誼也。唯以字形離立，誤爲形聲（六國古文雖不離立，而誤爲之土），李斯等不知其誼，乃別作从之土从寸之封，以合後世爵諸之土之說。今隸从圭从寸，更無以述其本矣。

第二種 形聲字取適於用例

剗 刀劍刃也。从刀，𠂔聲。

𠂔 籀文剗从𠂔各。

按籀文从𠂔，各聲。疑當時形既難顯，聲亦有變。故李斯等更以刀爲義，配合𠂔聲別製新字。

駕 馬在軛中也。从馬，加聲。

𨔵 籀文駕。

按籀文从牛，各聲。古車以牛服，故字从牛。李斯時已以馬駕。故改从馬作。語調演變，改以舒聲字諧。

舖 申時食也。从食，甫聲。

𨔵 籀文舖。从皿，浦聲。

按字義在食，故小篆直接从食作，甫字實浦之所得聲，故徑以爲聲。

愆 過也。从心，衍聲。

𨔵 籀文。

段玉裁謂籀文：「从言侃聲。過在多言，故从言」。按過皆由心之不得其正，故小篆改从心作。

彊 𧈧也。从虫，弘聲。

𨔵 籀文彊从𧈧从彊。

按籀文从𧈧，彊聲。𧈧爲蟲之總名與虫義通。以弘易彊，聲有變也。且構形簡便多矣。此外知「銳」「醢」「𠂔」「𠂔」「肆」「𠂔」「𠂔」，其籀文亦形聲。然時易勢移，義類既難索解，語音亦有變異。李斯等作小篆，並別製之。

說文全書所收籀文二百餘，其與篆文淵源關係，略如上述。而漢字嬗變之理亦略盡於此。

說文籀篆淵源關係論析

江 舉 謙

說文解字係以籀文篆文爲中心之字書。籀篆則爲漢字貫通古今之橋樑。在漢字發展史上實居關鍵地位。而籀篆本身淵源關係，大致可藉以窺見漢字嬗變原理。本文即就說文所收籀文對照篆文作全面論析。歸結二者關係爲：（1）省減，（2）更改，（3）增繁，（4）別製，四大類。

RELATIONS AND SOURCES OF "CHOU" AND "CHUAN" IN SHOU-WEN CHIAI-TZO

by Professor C. C. Chiang

Shou-wen Chiai-tzu was a book focused on a study of CHOU-WEN or "greater seal" and HSIAO-CHUAN or "lesser seal" characters and these two styles were the bridges spanning the gap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They would have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rough their relations and sources we can to some degree find some principles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two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the book *Shou-wen Chiai-tzu*. The conclusion thereby is divided into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y are: ①simplifications ②changes ③mutilations and ④new creations.